

原著

## 探究《圓覺經》的教化藝術

張佳弘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台北，台灣

本文目的在探究《圓覺經》傳達的美感經驗，從經驗性的感受以及有意識的文學呈現二大面向，分析經文闡揚教理所展演的美學，並酌以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與修辭學作為文字審美依據。從而發現本經的許多藝術價值，是文學上也是教化上的美，並且深助於義理的傳播。

關鍵字：圓覺經、美感、教化藝術

### 壹、前言

佛典成經的目的在於使教義流傳與廣佈，佛經卷帙浩繁，漢譯譯文更有多種呈現方式，從直白淺顯到佶屈聱牙，從文理難通到文雅優美，所在多有。《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sup>1</sup>（以下簡稱《圓覺經》）與《楞嚴經》、《大乘起信論》合稱漢傳「二經一論」，傳達獨特的美學價值，佛典中少見，向來受到天台、華嚴、禪宗等宗派的重視，世間咸認經文極為優美，是一閱讀享受，但究竟是如何的美？從藝術美學上如何認識？卻缺乏深入的剖析。

美或美學並不容易去定義，美不美，人言言殊，西方乃作為一門哲學學問來研究。美學原始的定義是研究「感性」的一種學問，然而感性認知中不只是美不美的問題，道德的、本體的、醜的、悲劇的、文藝心理的……等等都可以囊括在美學的範疇中。美學一詞來源於希臘語 Aisthetikos，最初的意義是「感官的感受」或直譯為「官能」，由 18 世紀德國哲學家 Baumgarten (1714~1762) 所

---

聯絡人：張佳弘，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台北，台灣

Email: ahornng.chang@msa.hinet.net

<sup>1</sup>圓覺經一卷，為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的簡稱，又名大方廣圓覺經、圓覺了義經、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方廣圓覺陀羅尼、修多羅了義、祕密王三昧、如來決定境界、如來藏自性差別等。唐·罽賓三藏佛陀多羅於武后長壽二年譯於白馬寺，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冊，T17, no. 842。

創，他建立以感性為重點的全新研究，衍生為哲學的一個分支，作為關注美和趣味的理解，以及對藝術、文學和風格的鑑賞，也力圖分析討論所使用的概念和論點，考察心靈的審美狀態。一直到了 1790 年 Kant（康德，1724～1804）的《判斷力批判》一書問世後，開始建立起一套唯心主義的美學體系。之後 Hegel（黑格爾，1770～1831）繼承了康德，並加以批判，在美學領域中產生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在《美學》第一卷指出：「美學的對象是廣大的美的領域，這門學科的正確名稱應是『藝術哲學』，或者更確切一點『美的藝術的哲學』。」<sup>2</sup>這美感本質之所以可以被討論研究，也就不僅僅在於客體表面，而可以深探其感性與思維的連結，使得藝術性的絕對個體情感一變而為可被辯證、同理、證明甚至被統一、解構的哲學。自柏拉圖認為美是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模仿，是理型影子之影子，直至康德演化具象出藝術本質的先驗說，近代的美感經驗理論也試圖統整美的本質的脈絡，但不論是「表現」、「直覺」、「移情」、「心距」、「無目的」或審美論等見解僅止於研究範圍界定以及方法論差異，美學本身的難以定義性以及與時俱進的可變性卻是無庸置疑。於是有研究者歸納為：「可以說美學是有別於一般在研究邏輯的、真相的、對與錯的學問，而專注於以審美為出發點，著重感性，探索客體目標物所產生的經驗性感受的一門學科，其中的價值並非簡單的『美』或『醜』的定義，而是去發現目標物的美感本質，認識其對感官的刺激方向，探究其中審美上的認同條件與內涵。」<sup>3</sup>但也只是作為一個整合性的說明而已。不過據此可略拆解美學的「分析概念」為：探索經驗性的感受、強調美感的本質以及認識感官的刺激方向。

藝術是美學的對象，本文旨在就《圓覺經》的文學藝術層面賞析美學的意涵，也就是讓本經的佛教教化媒介準文學本質挺身而出，探討本經的美感經驗如何標的教化的本意，並使得經體文本的藝術價值能夠被審美，方題為「教化藝術」。

## 貳、美學教化的面向

對於美學這一用詞的討論，以上的界說可以作為分析的面向，大致可從經驗性的探索感受與理性傳達，以及有意識的文學美感呈現來分析《圓覺經》的美學鋪陳，也就是劃分為經驗覺證與文字美學的藝術表現；而佛教修行的經驗內

<sup>2</sup>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頁 371。

<sup>3</sup> 盧柏伶，*接待中心美學行銷策略之探討*，頁 8。

容，理所當然包括「性靈體驗」與「智慧提升」，亦即包含純粹感性的真理相契以及理性辯證的表達。聖智的感受與溝通，在言教上則以各種方法避免受眾誤解，不僅於善譬或論辯，甚至使用特有的「遮詮」、「聖默然」等等手法。所以，本文在經驗性的探索感受部分，進行探究經驗的感性陳述與理性溝通，有意識的文學美感呈現部分則運用文學理論與修辭學加以分析。而由於《圓覺經》乃是古文言體，故在美學的分析概念下，本文參酌引用中國最重要的文學批評與理論專著《文心雕龍》（下略為《文心》）作為文學感官探討的量尺，並將文本相契處作比觀，說明經文在文論審評中的價值，以收證驗賞析之效，嘗試體察古典文學上與佛教教化上融通性的美。

## 一、經驗性的探索感受

一般佛經以問答體為主，以佛祖釋迦牟尼的修證體驗或是其他佛菩薩、修行者的徵驗為內容，然而《圓覺經》平等法會乃化現在天上淨土，「入於神通大光明藏，……於不二境現諸淨土。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與諸眷屬皆入三昧，同住如來平等法會。」<sup>4</sup>是為菩薩們所說；而由「如是我聞」推測，應是由佛所說，阿難記述，抑或是與會弟子轉述而出，過程已不可證。本經內容上不僅融合漸頓，境界高廣，如此非人間非凡夫的密契經驗感受，多了一份神秘色彩，也多了一份崇高肅穆。

密契經驗的語言傳達，既是獨我的經驗感受，充其量只能作感性上的意旨溝通，思辯之上，心識之中；然而文字的美感實際上更容易誘發人移情，效果相對直接顯著。易言之，佛的教化經驗性感受透過文字為媒介，此一媒介的美是奠基於經驗內容的美。以「圓覺」二字為例，《圓覺經》中提出「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又說「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sup>5</sup>為總原則。經中「如來藏」<sup>6</sup>出現二處，一在開首的〈文殊品〉，另一在最末的〈賢善首品〉，也就是在首末處各僅出現一次，應是寓意著呼應成佛之因、無染之種子。<sup>7</sup>

圓覺在經中又有別稱為「覺心」、「圓覺性」、「妙覺性」、「圓覺妙心」、「妙圓覺心」、「如來淨圓覺心」、「一切如來妙圓覺心」等等。以上這些異稱實際可視為如來藏的感性表達，相較於「一心」、「菩提心」、「阿賴耶識」等等的表達方式，

<sup>4</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3a28-b07。

<sup>5</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3b19-b22。

<sup>6</sup> 如來藏系經典繁多，如大般涅槃經、大方等如來藏經、大雲經、大法鼓經、央掘魔羅經、勝鬘經、楞伽經、佛性論等等，而圓覺經與楞嚴經、大乘起信論因無發現梵本，一般屬漢傳的系統。

<sup>7</sup> 宗密，《圓覺經略釋》，頁 168、196。

乃是比較彰顯善性、動態形容的說法，<sup>8</sup>最主要的是在指出眾生成佛的法體，是傳達經驗意會而不得不運用世間貼近語詞的作法。易言之，對於本體的感受難以用言語去表明，怎麼說都不對，也怎麼指涉都可以；如同標月指的重點在於方向和標的，至於是誰的指頭或月亮的名稱為何並非核心。

然而對於圓覺的特性必須要解釋清楚，才能正本清源，經中從經驗上的覺知加以指出圓覺無生滅、無知見，是「因地法行」<sup>9</sup>，也是「種種幻化」之所生處；也是「平等」、「無始終」、「非有」的，<sup>10</sup>所以真正的圓覺是泯雙邊、滅妄執，「始知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sup>11</sup>。藉由特性的辨明，才能使閱讀者辨析真正的圓覺，才不會顛倒幻真、誤賊為子。因地法行的第一步是要能發清淨心，知幻即離，離幻即覺，清淨一切，垢盡明現，然後便如夢醒了一般，了悟夢境非實，無證無得。<sup>12</sup>

而且若能「如磨鏡除垢」<sup>13</sup>獲得清淨，則此一清淨效果能夠無盡擴散，從現實相到一身清淨，一直擴散，影響無遠弗屆：

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裏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sup>14</sup>

這是指境界上「一/多」的終極圓融，一身涵攝三千世界，三千世界與一身融合，乃至清淨一切。<sup>15</sup>另外三修法中「若覺遍滿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復如是」<sup>16</sup>；「漸次增進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猶如目覩所受用物」<sup>17</sup>，也是指同樣的涵攝效果。於是可以說，如此的修行效果不僅僅存在修行者本身，也會體驗出和其他體相以至其他世界的「連線」，而且清淨效果可以擴散滲入，多世界可以「同步」。

<sup>8</sup> 張佳弘，從本體、工夫與境界談《圓覺經》的二元分立與超脫，頁 40。

<sup>9</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3c08-11。

<sup>10</sup> 「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眾生。」見《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7a10-11。

<sup>11</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5a20-21。

<sup>12</sup> 「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來、無去，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住、無止、無作、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見《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5a21-25。王安石曾引此入詩作中：「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sup>13</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 0914c04。

<sup>14</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 0914c12。

<sup>15</sup> 張佳弘，從本體、工夫與境界談《圓覺經》的二元分立與超脫，頁 45。

<sup>16</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 0921b02。

<sup>17</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 0921b12。

除此之外，證悟境界的差等有：「凡夫隨順覺性」、「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以至於最高層級、不可思議的「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sup>18</sup>的「如來隨順覺性」。從本體的論證直至法行的效果，再闡述境界的差異，層層遞進，並非可以一蹴可幾，一如《文心》所言「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sup>19</sup>，有一定的次第，一層一層如同抽絲，有如進入不同國度，有不同的體驗感受，不同的提升與收穫，非親身經歷無法體會。

經驗雖屬個人，教化卻需感染。上述都是透過經驗感受在傳達佛教上的真理，從說明本體是什麼、以何種方式證得圓覺、圓覺有什麼特性、直至圓覺會產生什麼效果，而這一切都是需要論者的實證經驗並且理性溝通妥為闡釋，才能使持經修行者通盤認識、深入體會。

## 二、有意識的文學美感呈現

從嚴復提出翻譯的基本準則「信、達、雅」來看，《圓覺經》由於沒有梵文本<sup>20</sup>，無法就信和達去瞭解，單獨就雅的程度，卻可作一番討論。佛經作為記錄的載體，忠實傳遞當然是必要的，但因為佛應答對象的程度有高低之別，語言能力想來也是參差不齊，這些對話未必都文言儒雅。由於《圓覺經》是與諸菩薩的問答，在語言文字的選用上，或許有較為高雅仔細的可能，而且此法會不在世間，世間的載體如何反映出一時的內容陳述，也屬不易。不過從本經的謀篇架構與文辭運用中，卻可以體會出，整部經文有意識性進行呈現一種獨特的美感價值傳遞。

值得強調的，《圓覺經》中所呈現的文學美，是在溝通感性感受與理性辯證，一般佛經翻譯在寫作的手法上，當然也有更樸實無華或淺白無文的選擇，然而本經善用文字的美學乃賦予經體更多文采。

<sup>18</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7b05-07。

<sup>19</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164。

<sup>20</sup> 開元釋教錄：「於東都白馬寺譯圓覺了義經一部。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為懷務甄詐妄。但真詮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T 55, no.2154, pp.0565a02-04。胡適則認為：「現在佛教中，還有一部圓覺經。這部經大概是偽造品，是宗密自己做的。」胡適禪學案，頁 540。幻生則駁斥胡的主觀與偏見，提出種種證據證明，縱使是中國人偽造，也絕非宗密。見〈關於《圓覺經》問題--讀《胡適禪學案》有感之一〉。然而基於本經的真詮性，歷代大德仍信受奉持並弘揚推廣。

### (一) 謀篇架構

一般認知《圓覺經》的首章為序分，中十章為正宗分，末章為流通分。內容是由上首的十二位菩薩接續的發問，發問次序隱合於探究佛法的脈絡，每一問鎖定主題，然後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平衡美感向來是古典傳統，「篇統間關，情數稠迭。原始要終，疏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sup>21</sup>有如繪畫的佈局，型態似斷，但是意緒連綿。而「十二」之數在中國傳統中有序列圓滿之意，古代天體觀測的黃道切割用為紀時、月、生肖等各項週期的地支，數即為十二，因此可以說本經章節隱含宇宙運行生生不息、周而復始、輪迴相契的觀點，也符合中國傳統的美學觀。

從章節順序而言，先立本體：「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如來藏中無起滅」、「因地法行」；「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接著融通法門，先有「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sup>22</sup>的頓教，後有「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以及相生的二十五種清淨定輪的漸教，乃至安處徒眾、結三期的現世作為，這是經體順向。有意思的是，如依頓根眾生現世修持來看，則可以從後面章節前溯，由漸入頓，然後現圓覺妙心。在結構原理上，合於《文心·總術》所敘：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

23

也就是謀篇架構舒展有致，分類清楚，總理條貫，而且前後呼應，這是中國古來為文的基本要求。

建築、服裝設計可以用來比喻為文的結構，<sup>24</sup>文章的架構安排確實影響重大。本經從見地論起，再作工夫，然後於現世漸次修行，每一位菩薩的問題都是大乘佛法要點，排列的說教先後順敘正宛如築室裁衣。對此宗密認為：「初中為

<sup>21</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206。

<sup>22</sup> *圓覺經*，17, no. 842, pp. 0913b23-0914a21。

<sup>23</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209。

<sup>24</sup> 「總文理，統首尾，……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見劉勰，*文心雕龍*，頁 203。

對，是頓悟漸修。中後為對，是漸修頓悟。」<sup>25</sup> 而太虛則以為前三章為示境行，後八章為深抉擇<sup>26</sup>。這種講究平衡秩序的美感甚至在每品「一總標宗意。二歸敬請加。三開章釋文。四慶讚迴向。」<sup>27</sup>的請法、釋疑、頌結中也可看出，而且每一品的菩薩動作相同：「頂禮佛足右邊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言」；「為末世眾生而問」；「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等等，雖不免單調重複，但目的在於營造出一種莊嚴的法會氛圍。中國的傳統美學講究秩序、平衡與圓滿，從建築上最易查察，文學上近體詩是其中佼佼，偶有「偷春」或拗句也不過是例外點綴，絕大多數是符合格律，而辭賦駢體的對仗平衡更不待言。

## (二) 遣詞用句

《圓覺經》修辭運用層出不窮，類疊、層遞、對偶、排比、呼應……等等不乏其例，如：「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或是「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sup>28</sup>等多種修辭技法同時並用而渾然天成，排比加層遞、對襯、錯綜，變化多端又行轉有致，多處化用修辭，美修辭不但不害其義，反收相輔相成之效，「辭為肌膚，志實骨髓」<sup>29</sup>，可說是骨勻實而肌滑美。「情欲信，辭欲巧」<sup>30</sup>，《圓覺經》文采斐然，優美洗鍊，詞藻多變而華美，音律有節又自然，譬喻神妙且透徹，於佛典中展現出類拔萃的修辭能力。其中，本經的譬喻以及偈頌十分出色優美，值得深入探討。

《文心》所言「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sup>31</sup>可以說明佛經運用譬喻的應然與必然。由於佛理玄奧，意義深邃，尤其本體上、境界上屬抽象性的體驗或先驗性的存在，沒有實物可示，所以善譬是一大特色，例如《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就以三十喻譬眾生：幻人、水中月、鏡中像、熱時焰、呼聲

<sup>25</sup> 宗密，《圓覺經略疏》，頁 17-18。

<sup>26</sup> 太虛，《圓覺經略釋》，頁 18-19。這樣鋪排的邏輯美感也正是《文心》所謂「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指出為文匠心獨運，駕馭文章首重架構安排，要掌握如莊子所言運斤的熟練技巧。見劉勰，《文心雕龍》，頁 132-133。

<sup>27</sup> 宗密，《圓覺經大疏釋義鈔》，X09, No. 245, p. 0460b06。

<sup>28</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4a18-20, pp. 0915a12-14。

<sup>29</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139。

<sup>30</sup> 子曰。見鄭玄註，《禮記正義》，卷 54，頁 1745。

<sup>31</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172。

響、空中雲、水聚沫、水上泡、芭蕉豎、電久住……等等<sup>32</sup>。《圓覺經》的譬喻也不遑多讓，從「空中花」、「第二月」及「夢中人」說輪迴心的謬誤開始，幾乎每品都有精彩譬喻，例如談到「以幻修幻」，以木火為喻，指出覺無漸次：「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sup>33</sup>談到除幻，以磨鏡、寶珠喻陀羅尼門無壞無雜如光遍滿：

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心皆為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  
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  
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sup>34</sup>

「非正問」因由的譬喻中「動目搖湛水」、「定眼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獨具匠心，原創性高，不僅生動同時對仗自然、駢偶相成、寓意通明。另外以「鑽喻煩惱，金喻覺性。鍊出潔淨，即有晶光」<sup>35</sup>：

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猶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為鑛。<sup>36</sup>

再者，用「如取螢火燒須彌山」<sup>37</sup>來駁斥輪迴見的荒謬，用「眼根不自見」亦即眼球無法看見眼球本身來說明自性平等，用斷首來說明障礙根源既斷，則滅礙者也不復存在，用標月指來警示佛法是渡筏而非目的地：

譬如有人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滅諸礙，礙已斷滅無滅礙者。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

38

談到法門種類不一，如城門四開，<sup>39</sup>各取方便。而本經中以「鏡中像、苗增長、

<sup>32</sup> 參見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pp. 0539b16-28。

<sup>33</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4a19-20。

<sup>34</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4c04-07。

<sup>35</sup> 宗密，圓覺經略疏，頁97。

<sup>36</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5c04-06, 17-18。

<sup>37</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5c25-26。

<sup>38</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7a26-28。

<sup>39</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7c02-03。



器中錙」來譬喻「寂靜奢摩他」、「如幻三摩提」及「禪那唯寂滅」三修法，<sup>40</sup>正符合中國文學中對於喻依的審美態度：「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sup>41</sup>但是，包括上述的標月指、城門喻在內，還有〈淨業品〉談到無明如不自斷命，有痛覺乃知有我，覺如「湯銷冰」，論及不解脫猶如「以賊為子」等，都屬於佛教常用的喻依，散見於其他佛典，因此就原創性而言較難判斷。經末總結本經義理廣大如海之不棄涓流，澤被各類眾生，圓攝大小頓漸<sup>42</sup>，突出本經圓頓的地位，允為恰當：

是經名為頓教大乘，頓機眾生從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群品。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虻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sup>43</sup>

本經種種巧譬善喻信手拈來，頗具文思，饒富想像力，提煉出文字的比附美感，「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sup>44</sup>《文心》的這段話說明明即使相距甚遠的喻依，如能妥善大膽運用，譬喻的效果更加顯著，不失為本經用譬的一個好註腳。

另論本經結偈。偈頌於佛經，是在方便口傳與記憶，尤其古印度不重書寫、輕視歷史，唱誦遂成為最重要的傳遞知識的方式。《圓覺經》最末一品無偈結<sup>45</sup>，令人可怪之外，其餘各品皆有。本經偈頌的目的在於總結，以類似韻文俳句的方式總結前言，方便記誦。然而這不是梵域獨有，中國古來即有頌贊之類文體，從這類文體：

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辭也。……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詞。<sup>46</sup>

<sup>40</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8a15-18。

<sup>41</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174。指喻依取用存乎一心，沒有常規，可以由聲音、外型、想像以及事件情境等等而來。

<sup>42</sup> 宗密言「漸教則乖頓教，頓門必具漸門」，見圓覺經略疏，頁 205。諦閑言「普攝二乘天人等法」，見圓覺經講義，頁 197。

<sup>43</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21c24-26。

<sup>44</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175。

<sup>45</sup> 日人松本文識稱，明治辛亥歲十二月偶獲古宋本圓覺經下卷一帖，一紙廿行，行十二字。內容是本經最末一偈，收於卍續藏 X1, no. 1。但就內容與來源看，可信度存疑，現行本不刊。

<sup>46</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38-39。

著重典雅跌宕文辭以及吟唱誦念聲韻來推比，在創作上，偈與頌贊兩者若合符節；主要差異在於頌贊多用四字，而《圓覺經》的結偈是五言，但是在言式固定、音律和諧上的寫作方式卻是相同的。本經經偈以總結為主，於聲韻上不做強求，然而唸誦時諧於呼吸韻律，合於氣運吐納，而且詞藻華美，難能可貴。例舉〈普賢品〉的結偈：

普賢汝當知，一切諸眾生，無始幻無明，皆從諸如來，圓覺心建立。  
猶如虛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復滅，虛空本不動。幻從諸覺生，  
幻滅覺圓滿，覺心不動故。若彼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常應遠離幻，  
諸幻悉皆離。如木中生火，木盡火還滅，覺則無漸次，方便亦如是。

47

如同其他各偈，無韻，「生、明、動」；「花、薩」；「滿、幻」以及「立、體」可勉強視為通押，轉韻；平仄上，每句平仄協調，不犯孤平。另如〈普眼品〉的末偈「不動遍法界，無作止任滅，亦無能證者。一切佛世界，猶如虛空花，三世悉平等，畢竟無來去。」<sup>48</sup>中「界、滅、者」同韻，仄聲，偈中平仄自然對應。再如〈威德自在品〉中「鏡照諸像」、「苗漸增長」、「彼器中鏗」的喻依自成通押韻腳，深具讀誦意趣。《文心》中對於頌贊的美學要求是：「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唇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檣。」<sup>49</sup>本經通經偈頌不僅濃縮篇意，文字優雅簡鍊，誦讀起來節奏明朗，實在呈現了聲律之美。從《圓覺經》結偈與中國頌贊文體的類比，可以看出彼此對於固定文式，以及連結聲律、唱誦、發聲運氣的共通要求，但要特別強調的是，本經偈文的內容主要在辨明勝義，展現智慧，藉由唱誦易於傳遞與記憶的功能說明教理，不同於中國傳統的頌贊用來歌功頌德的主要功用。

## 參、結論

從「經驗性的探索感受」以及「有意識的文學美感呈現」兩大美學面向來

<sup>47</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p. 0916a05-14。

<sup>48</sup> 《圓覺經》，T17, no. 842, p. 0915a28。

<sup>49</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 163。鹽梅指調味得宜，如為相之作為，出自《尚書·說命》：「若為和羹，爾惟鹽梅。」

探討《圓覺經》，可以發現：本經傳達經驗感受的諄言教化，不僅只是感性的表達，同時具備理性溝通與辯證，務要使讀者理解並提升智慧，是感性與理性結合的圓融美；而處處透露有意識性流淌圓轉的行進美感，結構精巧，前後呼應，文采斐然，譬喻神妙，「音徽如旦」<sup>50</sup>，符合中國文論中的文學、修辭與聲律美。《圓覺經》情信辭巧，言文行遠，讀來猶如嘗灌頂之醍醐，以「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sup>51</sup>稱賞，絲毫不爽。另外，本文比較《圓覺經》的結偈與中國頌贊文體，指出兩者互通與相異之處，是佛典與中國文學類推的重要審美發現。本經由於成經者的神思造詣，在感性與思維上、修法與謀篇上、文學與修辭上、真理與比附上、統整與聲律上各藝術層面的美感精神，成就整體的美學價值，使得義理的通解與傳播獲得成功，受到歷代騷人墨客如蘇軾、王安石等等的喜愛，以及高僧大德如宗密、憨山等等的傳揚；教化於藝術之中，藝術發教化之功，在佛典中佔有一席之地，是佛經文學中的瑰寶。

### 參考文獻：

#### 一、原典文獻（依經名首字）

佛陀多羅 譯·唐。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T17, no. 842。

劉勰·南朝梁。文心雕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左丘明·春秋。左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智昇·唐。開元釋教錄。T55, no. 2154。

鳩摩羅什 譯·姚秦。維摩詰所說經。T14, no. 475。

松本文識·日。圓覺經佚文。X01, no. 01。

宗密·唐。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宗密·唐。圓覺經大疏鈔科。X09, no. 244。

宗密·唐。圓覺經大疏釋義鈔。X09, no. 245。

宗密·唐。圓覺經略疏。台北：大千，2003年。

鄭玄 註·漢，孔穎達 疏·唐。禮記正義。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3年。

<sup>50</sup> 指美聲光輝如朝曦，見劉勰，文心雕龍，頁176。

<sup>51</sup> 劉勰，文心雕龍，頁209。

二、中文專書、論文（依姓名筆畫）

Kant, Emmanuel（伊曼努爾·康德）著。鄧曉芒譯。《判斷力批判》。台北：聯經，2004年。

太虛。《圓覺經略釋》。高雄：淨心文教基金，1996年。

幻生。關於《圓覺經》問題----讀《胡適禪學案》有感之一。《普門學報》。2008年9月；47，頁286-296。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江蘇：鳳凰出版，2008年，頁371。

盧柏伶。《接待中心美學行銷策略之探討》。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應用媒體藝術系碩士論文，2011年6月。

胡適。《胡適禪學案》。台北：正中書局，1974年。

張佳弘。從本體、工夫與境界談《圓覺經》的二元分立與超脫，《佛學與科學》，2016；1。頁38-49。

聖嚴。《完全證悟：聖嚴法師說《圓覺經》生活觀》。台北：法鼓文化，2006年。

諦閑。《圓覺經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憨山。《圓覺經直解》。台北：老古文化，1986年。

圓覺文教基金會 出版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數位化

## **A Study on the Art of Edification of “The Sutra of Consummate Enlightenment”**

Jia-Horng Ch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ian Humanities, Hua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search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Perfect Enlightenment Sutra". It analyzed aesthetic performance in the Sutra in two aspects which were empirical experience and literature. In addi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rhetoric theory were taken to explain the Sutra's literary arts. As a result, artistic value was found within literature and edification in this study. And the value supporte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 lot.

**Keywords: The Sutra of Consummate Enlightenment, Aesthetic, Edificational art**

圓覺文教基金會出版  
臺大佛學數位圖書館暨博物館 數位化